



雪茗

针论

王雪苔 著



人民卫生出版社

雪 荅 针 论

王雪荅 著

人民卫生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雪苔针论/王雪苔著.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8.8

ISBN 978-7-117-10488-3

I. 雪… II. 王… III. 针灸学-研究 IV. R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19174 号

雪 苔 针 论

著 者: 王雪苔

出版发行: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继线 010-67616688)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群园 3 区 3 号楼

邮 编: 100078

网 址: <http://www.pmph.com>

E-mail: pmph@pmph.com

购书热线: 010-67605754 010-65264830

印 刷: 三河市富华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50×1168 1/32 印张: 10.375 插页: 10

字 数: 260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8 月第 1 版 2008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117-10488-3/R·10489

定 价: 32.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打击盗版举报电话: 010-87613394

(凡属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销售部联系退换)

自序

20 世纪下半叶以来,我国针灸学术与针灸事业进入了一个重新振兴的时期,这个时期的特点是针灸的现代化与国际化。

我本来是学西医的,1944~1948 年就读于锦州医学院,抗日战争胜利后并入国立沈阳医学院。1949 年 11 月到解放区,组织上安排我在华北人民政府卫生部下属华北卫生学校任生理学教员。当时,华北卫生学校校长是时任华北卫生部副部长的著名针灸学家朱璉同志,她正在撰写《新针灸学》,要我参与其事,从此,我走上了针灸研究之路。新中国建立后,我又系统地学习了中医,并把自己的研究领域,从针灸学扩大到中国医学史与中医文献学。

从 1948 年至今,已经整整 60 年。这 60 年,正值我国针灸学术与针灸事业重新振兴的时期,国内外广大民众对针灸的不断增长的需求,为每一位针灸工作者提供了广阔的活动天地,我很有幸正是生逢这样一个时期。

针灸的发展道路并不平坦,如何对待继承与创新?如何对待传统针灸与现代科学技术?如何对待中医理论知识与西医理论知识?在不同的医者群体之间长期存在着分歧、争议,甚至互相对立。因为事关针灸在现代化与国际化进程中的发展方向,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深切关注。解决这些问题的途径有二:一是正本清源,把一个完整的准确的传统针灸学术体系展示给今人;二是随时把握国内外的针灸发展趋势,从战略高度分析各种代表性主张的利害得失,通过学术交流平台,有针对性地扩大正确观点的影响。多年来,围绕上述两条途径,我一直在苦苦地思考,一点点



地寻找着答案,又一遍遍地推敲、一次次地修订着,这期间不时有同道、弟子敦促我尽快结集,而我总想再沉淀沉淀,让我的答案尽可能多地接受时间与实践的洗磨,以便离真理的距离更近一些,然而这一次催我的不是好友贤契,而是不期而遇的病魔,只能先交卷了。遂在近年所思所得的基础上,另从早期论文中选择瑕疵较少,而且到今天乃至今后一个时期内可能还有现实价值的部分,编集成册,名之曰《雪苔针论》,以供读者参考。

编集本书之时,正值我因病住院期间。老妻李平陪我住院,担当起大部分护理任务。弟子王炳申、李汉友、赵慧玲、倪诚等以及我的亲属们为我的医疗全力以赴。弟子黄龙祥、黄幼民帮助我查找整理资料,联系出版。对于他们的鼎力相助,我深为感动,由衷地感激。

非常感谢人民卫生出版社的认同,使本书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出版。本书的诸篇论文如能对读者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特别是能够引起读者对针灸发展战略研究的关注,则是著者所期,亦是本书之幸。

中国中医科学院资深研究员

冬 青 斋 主 人

王雪苔

2008年5月20日 时年83周岁



自 序

目

录

一、针灸史与针灸文献	1
论针灸古籍的搜集、整理、研究	1
中国针灸源流考	9
中国针灸学史略	23
针灸史的新证据	
——近年出土的针灸文物	31
中国针灸古籍计量分析	42
略论《黄帝内经》	49
唐代甄权《明堂人形图》与官修《明堂针灸图》考	55
略论《针灸大成》	60
太乙神针流传考	66
二、经络与腧穴	71
对经络研究中若干问题的商讨	71
谈谈针灸治病的道理	85
关于经络文献研究若干问题的思考	93
经脉循行路线的现代科学验证	99
从经络研究迈向中医现代化	110
三、针灸疗法与手法	115
丰富多彩的古今针灸疗法	115
针灸疗法与针灸学	125
古代灸法考	128
针刺徐疾补泻的文献考察	162
微针系统诊疗法的回顾与展望	169



论头皮针治疗学	173
四、针灸临床治疗	176
论针灸的安全与疗效	176
针灸治疗 213 种疾病的分类统计	179
针灸治疗 30 例夜尿症的初步报告	196
针灸治疗疟疾的效果观察	201
百种症状的针灸治疗	205
五、针灸研究方法学	215
论针灸特色	215
对进一步开展针灸研究的几点看法	225
从针灸临床特点探讨针灸研究方法学	229
关于针灸临床研究中几个问题的探讨	233
针刀医学与中医现代化	239
六、针灸的现状与未来	243
针灸对人类健康的贡献	243
针灸的现状与未来	260
21 世纪的针灸学术发展趋向	268
针灸的现状和 21 世纪的任务	273
针灸的国际化与现代化	277
七、其他	285
中医学的特点与精气学说	285
谈谈祖国医药学文献的整理研究问题	293
论《回回药方》与回回医学的整理研究	299
应探寻符合中医药特点的管理办法	303
附：王雪苔传略	308
编后记	323



一、针灸史与针灸文献

论针灸古籍的搜集、整理、研究

雪苔按:本文乃我所主编的《针灸古典聚珍》的代序言。《针灸古典聚珍》2007年10月由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当代针灸学术的发展,面临着两大任务。一是全面清理我们祖先的针灸学遗产,将一切有价值的诊疗技术、临床经验和理论知识认真继承下来;二是使传统的针灸学术与现代科学技术相结合,逐步实现针灸学的现代化。

说到继承,不论中国医药学或西方医药学,都是在继承前人成就的基础上向前发展的,这是人类知识积累的普遍规律。但是与西方医药学相比,中国医药学的继承问题更加突出。由于中医理论是在自然条件下通过观察生命活动而形成的理性认识,治病手段一向又是天然药物和由外治内的非药物疗法,所以中医药知识能够在较长的历史时期内保持相对的稳定,不像西方医药学那样,旧有的知识不断地让位于新知识。这就使得中国医药学在继承方面面对的时间跨度特别长,很多古老的理论和临床实用知识,并不因其年代久远而失去现实意义。例如《黄帝内经》关于经络与针灸的论述,从古至今一直被针灸医者奉为圭臬;《黄帝明堂经》关于腧穴的记载,是历代考订腧穴的重要依据;《太平圣惠方》收载的一条灸至阴救难产的经验,给今天带来了用灸法矫正胎位的重大科研成果;古代灸神阙穴治疗疾病的方



法,经过明清医家的改进与发展,成为今天引人注目的脐保健法和脐疗法。这些事实表明,对于中国医药学来说,继承具有特殊的意义。我们如果对古代的针灸宝藏进行全面发掘、整理,从中汲取一切有价值的知识,将它充实进现代针灸学科,向世人展示一个博大精深的学术领域,这对于针灸现代化和针灸走向世界,必将起很大的促进作用。

书籍是知识的载体。古代关于针灸的理论、技术和经验,除了以口传面授的方式在很小范围内世代相传以外,主要还是凭借书籍而流传于世的。记载针灸的古籍,有针灸专著,也有其他门类的医籍。针灸专著是传播针灸学术的主体,从先秦到晚清见于史志书目的针灸专著约有四百多种,但是已经亡佚过半,所幸其中的主要著作得以流传至今,为我们保存下来大部分针灸知识;其他医籍包含针灸者,多见于医经、方书、医学全书与类书,在内、外、妇、儿、眼、喉等科的专著中也可见到零星记载。

2

古代医籍在流传过程中,常有传抄雕版失误,或被人妄加删改增补,以及残缺亡佚等情况发生,给后世的继承工作带来不少麻烦和困难。后人如果不察,很容易以谬为正,以非为是。试看传世的针灸古籍中,腧穴名称之误、腧穴归经之误、腧穴定位之误、刺灸禁忌之误、针刺分寸与施灸壮数之误、主治病症之误等,屡见不鲜。有些错误,甚至历代辗转相传,长期未被察觉。以医统正脉本《针灸甲乙经》为例,在证治各卷将穴名传写错误者不下四十处,绝大多数是由于形近而误,如“天冲”误为“太冲”,“箕门”误为“期门”,“小海”误为“少海”,“阴交”误为“三阴交”之类。《铜人腧穴针灸图经》虽为宋代官修医学典籍,但是由于编纂工作不够严谨,不仅因袭了古人的差错,而且还出现了多处新的失误。如将腹通谷的主治病症误入足通谷,将阴陵泉的主治病症误入地机等等。后世医籍如《针灸聚英》《针灸大成》乃至现代针灸专著,大多也沿袭了这些错误。由此可见,要想认真地继承古代的针灸学术,必先做好针灸古籍的搜集、整理、研究工作,还历史上



针灸学术的本来面目。为此,特就针灸古籍的搜集、整理、研究问题,谈几点看法:

第一,针灸古籍的搜集:包括寻找针灸佚书佚文,访求传世针灸著作的珍稀版本,以及从浩如烟海的其他门类中医古籍乃至非医药古籍中发掘针灸文献。寻找针灸佚书佚文,是一件极其重要的工作,往往由于找到一部有价值的佚书或部分佚文,促进了针灸发展史上某些难题的解决。例如,在湖南、湖北考古发现的曾被错误定名为《十一脉灸经》的古《脉书》,不但是研究早期经络学说的重要文献,而且其中有关病候的文字,竟然解决了由《难经》引发的围绕“是动病”、“所生病”的千古之争。

访求现存针灸古籍的珍稀版本,对于继承古代针灸学术也至关重要。因为不少古籍流传过程中出现的错误与残缺,只有通过不同版本的对照校勘才能解决。以徐凤《针灸大全》收载《金针赋》为例,我收藏的明詹氏进贤堂刊本载此赋于第三卷,赋前有一跋一序,跋的落款为“廷瑞谨跋”,序的落款为“正统四年己未岁八月既望泉石心谨识”,从跋文中可知泉石心与徐廷瑞是传承关系。而国内各图书馆藏明清刊本《针灸大全》皆载此赋于第五卷,不但与专载歌赋的第一、二卷脱节,而且序与跋的款识皆脱。有些研究者由于未见到原有的款识,便将“故退寓西河立其堂曰资深其号曰泉石心以遁守自娱”这段序文的句子断错,认定《金针赋》的作者号泉石,并且推断《针灸大全》也成书于明正统四年,一错再错。上述事例证明,搜集珍稀版本绝非为了猎奇,实在是学术研究的需要。

在其他门类的中医古籍和非医学古籍中,有时也会发现重要的针灸文献,常为针灸专著所不载。例如,各种穴位贴敷疗法多见于历代方书,耳郭分部对应五脏的理论出于痘疹与按摩专著。我曾在道家典籍《太平经》中发现过一段与头皮针治疗机理密切相关的文字,这段文字论述三百六十脉“出外周旋身上,总于头顶,内系于脏”。像这样明确指出经脉沟通“周身—头顶—内



脏”三者关系的文献,在古医籍也未曾见过。

第二,针灸古籍的整理:包括标点、校勘、注释、语译、节选、重编、类编、辑佚等方面的工作。标点是整理古籍的起码要求,但是如果不够仔细地辨析章句,则难免不发生错误。金闾明广《子午流注针经》序云:“近有南唐何公,务法上古”,后来有人竟把“务”字误属上读,于是便凭空造出一个人名“何公务”。在《针灸甲乙经》的流传过程中,“颠疾,……虚则痹鬲,偏历主之”的一段文字,被后人将“鬲”字误属下读,又妄补一个“俞”字,于是后世版本便错成“颠病……虚则痹,鬲俞、偏历主之”,给鬲俞造出一段不能主治的主治病证。古今医籍,像这样的错例很多,可见标点也不是轻而易举的工作。

4 校勘工作是整理针灸古籍的关键,其重要性我已在前面谈及版本时说过,不再赘述。校勘方法,前人总结为本校、对校、他校、理校四种,而从中医古籍的特点来看,应当主要依靠本校与对校。他校与理校虽然也很重要,但在运用时要十分慎重。因为在历史上存在密切联系的两种著作,毕竟不同于一种著作的两种版本。古代医家著书大多着眼于实用,收载前代文献,有时是直接引录,有时是隔一隔二甚至是多次辗转的间接引录,而且常有节略、增补、翻译、修改、重编等情况。校勘的目的是忠实再现被校古籍的本来面目,俾使研究者得以窥见作者的学术特点和治学得失,不是要把后代著作的内容改成与前代的一模一样。况且前代著作在传世过程中,历经沧桑,多有变动,由于辗转传抄,往往旧错未改又出新错;而且后代著作引录前代文献,不一定出于我们现在看到的版本,很可能另有所据。因此,校勘中医古籍,先要研究被校古籍的写作特点、学术渊源和引用文献出处,同时搞清他校本的来龙去脉,在此基础上再谨慎地运用他校法,才不至于以非为是,谬误相因。

在中医古籍的整理工作中,为了加深读者对古籍内容的理解,以注释的方式阐明古籍中的难词奥义,是古今学者常常采取



的方法。而将古籍的全部文字翻译为现代语言,则是现代整理古籍的方法之一,目的是向广大医学界普及中医经典著作,只适用于极少数古籍,如现代编著的《黄帝内经灵枢校注语译》《针灸甲乙经校释》《针灸大成校释》等书,都曾采取了语译的方法。在此必须指出,不论注释或语译,都要求整理者对古籍进行一番深入研究,认真辨析古籍章句和学术内涵,不可丝毫大意,以免发生差错,贻误后学。例如,脍炙人口的《标幽赋》结尾提到过王纂的神奇针术,这位王纂本来是南北朝时期刘宋元嘉年间人,却被《古今医统大全》《古今图书集成·医部》等书误为北宋嘉祐时人,前后相差六百年,现代有些给《标幽赋》作注释的人竟然不加考察,跟着前人以讹传讹。

对古籍进行节选、重编或类编,都是为了给读者阅读古籍和检索文献创造方便条件。但是由于这种整理方法改变了原书的面貌,所以必须注意忠实于原文,并且详细地注明出处,否则反而会给读者造成麻烦。例如,元代医籍《济生拔粹》中的《针经节要》,本来全是从《铜人腧穴针灸图经》中选录出来重编而成的,可是编者未注明文献来源,致使后世读者搞不清这一《针经》与《铜人腧穴针灸图经》的关系,而误以为是元以前一部佚名氏《针经》的节本。

在针灸古籍的整理中,辑佚也是一项重要的工作。辑复一部佚书,必须广泛查找资料,准确抄录文献,严密考证体例,工作量和难度都很大。针灸古籍佚散颇多,绝大多数不需要辑佚,也不可能辑出。只有极少数在历史上有过重大影响又被古籍大量引录的针灸佚书,才有辑佚的价值和辑出的可能。举《黄帝明堂经》为例,这是明堂针灸的奠基性著作,在中国医学史的地位不亚于《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等四大经典,可惜已于唐、宋之际亡佚,幸而大量佚文尚保存于唐以前的古籍之中。像这样一部经典著作,就很有辑佚价值。因此,我曾于八十年代支持黄龙祥君,在深入研究《黄帝明堂经》的基础上,撰成《黄帝明堂经辑校》



一书,不但澄清了《黄帝明堂经》的原貌及其流传情况,而且发现了其后针灸著作中存在的大量问题,为扩大历史跨度整理针灸古籍创造了条件。

第三,针灸古籍的研究有两个研究角度,一是从图书角度进行研究,二是从针灸学术角度进行研究。从图书角度研究针灸古籍,包括考证书名、撰者名号、撰写年代或年份、序跋、卷数、版本、历代著录、校注、增删、残缺散佚、修补改编等情况。从针灸学术角度研究针灸古籍,包括分析其编写特点和内容特点,考证其学术渊源和引文出处,评价其学术价值和治学得失,研究其对当时和后世针灸学术发展的影响等。一般说来,从事文史、图书馆专业的,其研究侧重前者;从事针灸专业的,其研究侧重后者。事实上,从图书角度研究和从针灸学术角度研究是相辅相成的,应该力求做到全面研究,以防偏差。清代大学者纪晓岚总纂《四库全书》时,因不熟悉针灸专业,误将七卷本《铜人针灸经》当作《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写进《总目》,就是一个很值得后人吸取的教训。

从图书角度研究针灸古籍,与研究文史古籍所用的方法基本相同,故不赘述,这里着重就辨伪问题抒发一点浅见。辨伪主要是辨别古籍撰者的真伪、撰写年代的真伪、佚书复出的真伪、残缺补齐的真伪等。这些问题的辨伪,对于梳理古代针灸学术发展的脉络,无疑是有益的。但是医籍毕竟不同于文史古籍,其价值大小不能简单地依某一点的真伪而定,更主要的是看学术内容。例如《难经》本为汉代托名扁鹊之作,已被《古今伪书考》列入伪书。可是从中医学术角度来看,尽管还不能断定《难经》所载的理论是否与扁鹊有关,而这些理论的重大学术价值却是肯定的,《难经》作为经典的地位并不因托名扁鹊而动摇。再如,北宋时期以《素问亡篇》(又名《素问遗编》)名义公之于世的《刺法论》与《本病论》,林亿等校《素问》时已指出其为托名,后世研究《黄帝内经》者也因其为伪作而不屑一顾。可是从针灸学术角度来看,



《刺法论》的内容,至少反映了中唐至宋初的刺法成就,是现在能见到的最早的刺法专著,其学术价值不可低估。

从针灸学术角度研究针灸古籍,是把视点落到古籍的内涵,以期深入揭示古籍的本质特征,为针灸学术的继承创造必要条件。从针灸学术角度研究针灸古籍,工作难度和工作量都比较大,只有对古籍的全部内容进行深入细致的考察,并与相关的古籍进行认真的比较研究,才有可能做出正确的判断。这是因为任何一种中医古籍都是整个中医历史长河的一个局部,古籍的内容必然同前后左右的其他古籍存在着内在联系,研究者如不把握全局,也就不可能准确地剖析局部。以对《针灸集成》一书的评价为例,已往的整理者由于不了解本书内容来源,只是就本书论本书,认为“广搜博引,集其大成,是本书一大特点”,给以很高的评价。其实本书完全是从《类经图翼》《东医宝鉴》《针灸经验方》抄拼而成,毫无自己的特点,甚至连序言也是廖润鸿《考证周身穴法歌》序言的改头换面,斧凿之痕一目了然,显然是书贾托名廖氏而作的伪书。

通过以上的探讨,可见针灸古籍的搜集、整理、研究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几十年来,我国出版部门在出版针灸古籍时也做过一些整理工作,少数学者还对个别古籍进行了比较深入地研究。这些工作,无疑对继承发扬针灸医学起了促进作用。但是由于缺乏统筹安排,整理者各自为政,加之片面强调以实用为目的,以致选书不精、校释失误、任意删改、考证失实等情况,时有发生。例如,高武编著《针灸聚英》时,尚且遵循“各经穷穴,或有原缺者仍旧”的原则,可是现代有的校勘排印本,竟然离开校勘用的底本和对校本而改动增补大量文字,有的篇章甚至旧貌尽失;有的影印本《针灸大成》说是“特选用明刊本勘误影印”,实际却是用多部清初的重修本、递修本互拼而成,而且修补其中的缺字也未加以说明。对于上面所举的这种校勘本、影印本,人们不知底细,以为是最能反映原书旧貌、最值得信赖的版本,于是又



用这种版本去校勘其他古籍,造成一错再错。上列情况表明,个别地分散地对针灸古籍进行搜集、整理与研究,已经不能适应继承发扬针灸医学的客观需要,必须把这项工作作为系统工程对待,力求做到总体设计,系统研究,把握历史,精雕局部。

回顾历史上的经验教训,结合我们的实践体会,我们这次编纂《针灸古典聚珍》进行了一番新的尝试。力图用针灸古籍组成一幅针灸学术发展史的多维画面,将学术研究融入全部针灸古籍整理工作之中。依照这样思路,在编纂这套丛书时采取了以下做法:

(一) 对历代针灸古籍,从先秦开始,到晚清为止,进行一次比较全面地清理,考证古籍撰著特点与学术内容,研究针灸学术发展历史。这些工作本来都是我们过去长期从事的工作,配合此次编纂丛书,将过去的研究成果撰为专著,收入《针灸古典聚珍·总论》,以之与本丛书所收历代古籍互参。

8

(二) 在以上研究工作的基础上,从历代针灸古籍中,选出五十九种有代表性的古籍,编入本丛书。上自先秦《脉书》,下至清末的针灸专著,有习见的,有少见的,也有近年找到的古佚书。选书的主要标准是看其学术价值的高低,而不只看其名声的大小。有少数相当于我国明以前的国外针灸古籍,因其内容主要来源于我国医书,而且颇有特色,故亦选入。

(三) 特别重视版本的选择,对于同一古籍的几种早期版本进行反复地比较研究,将国内能够找到的最佳版本收入本丛书。如果两种版本俱佳,难以割爱时,则兼收并蓄之。如果另有善本因故而不能影印时,则以书影的形式编入本丛书,使读者得见一斑。

(四) 为了给读者提供点校本,又要保持古籍原貌,本丛书采取影印与排印对照的编排方式。在影印部分,凡遇原书误刊、残缺、错简之处,则以按语标注于书的天头。在排印部分,一律加以标点和校勘,工作中特别注意底本与校本的鉴别选择,尽力避



免校勘失误。

(五) 为了便于检索,书前设总目录,书后设总索引。

采取如上做法编纂这部大型丛书,不但工作量大,而且整体性强,若无得力的编写班子与合理的组织分工,是不能胜任的。已往编纂丛书,习惯按书分工,各管一段,虽有统一要求,难免各行其是。这次改为按事分工,在我的统一主持下,黄龙祥君侧重古籍版本的查对与点校,王宗欣君侧重古籍版本的搜集与编辑,其他编委亦各尽所能,总论部分由我和黄龙祥君共同执笔。实践证明,精干而高效率的编写班子,高度集中的组织形式,按事分工流水作业的工作办法,最适合这种整体性强的丛书编纂工作。

编纂这部《针灸古典聚珍》,是在中医古籍搜集、整理、研究工作中的一次新尝试。试图以优秀的针灸古籍为构件,为针灸学术的继承与研究,奠定坚实的古代文献基础。本丛书虽然不是以普及为目的,并非不考虑普及,我们设想待本丛书出版以后,以排印部分为基础,删繁就简,除其重复,新编一部《古典针灸大成》,既可用于普及,又可用于提高。

9

中国针灸源流考

雪苔按:10年浩劫结束以后,我于1978年4月调任卫生部中医研究院针灸研究所所长,除努力重建针灸研究所外,还组织全国针灸研究大协作,参与筹建中华全国中医学会,同时组建针灸专业委员会(对外称中国针灸学会),并且在季钟朴院长的支持下,以中医研究院名义起草报告,再由卫生部报给国务院,请求召开全国针灸针麻学术讨论会。1979年6月,全国针灸针麻学术讨论会在北京隆重召开,这是一次名为全国实为国际性的针灸大会,它向世界展示了我国几十年来的针灸研究成就。本文就是发表在这次讨论会上的一篇重要讲演。

针灸是中华民族的一项重大发明。最初,它只是古代医学的



一个重要医疗手段,后来逐渐发展成为一个专门学科,包含以经络学说为主要内容的基础理论,多种多样的操作方法,丰富的辨证论治经验。它是中国医药学这座伟大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天已成为世界各国人民共同的医学财富。

(一) 针灸的起源

在中国的大地上,170 万年前就有了人类,60 万年前的北京猿人已经使用石器和火。从远古到公元前 21 世纪,我们的祖先经历了原始社会的各个阶段,创造了原始的农业、畜牧业、手工业和原始的文化艺术。针灸就是起源于这个时期。

1. 针法的原始工具——砭石

公元前 6 世纪至公元 1 世纪的古书,如《左传》《山海经》《管子》《战国策》《韩非子》《素问》《灵枢》《史记》《汉书》《淮南子》《说苑》《韩诗外传》《盐铁论》,以及 1974 年从湖南省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脉法》^[1]、《五十二病方》^[2]等,都记载古代曾用石器治疗疾病。近年来考古所见的实物证明,古代的医用石器,包括热熨、按摩、叩击体表、割刺脓疡、放血等不同用途的工具^[3]。其中,能够刺入软组织的石器叫做砭石。如 2 世纪之初的《说文解字》云:“砭,以石刺病也”。《素问·异法方宜论》叙述砭石的由来时提到:“东方之域……,其病皆为痈疡,其治宜砭石”,证明最初的砭石乃是切开疮疡痈肿的工具,后来才逐渐发展成为石针,用做针刺治疗。五六世纪之际的王僧孺指出:“古人当以石为针,必不用铁”^[4]。同时期的全元起也说:“砭石者,是古外治之法,有三名:一针石,二砭石,三铍石,其实一也。古来未能铸铁,故用石为针。”^[5]这些论断,都表明砭石治病是起源于石器时代。

在旧石器时代(远古至一万年前),还没有专用的医疗工具。刮削器、尖状器等既是生产工具,又可以用来切开痈肿,排脓放血,它们是砭石的前身。到了新石器时代(距今一万年至四千年前),由于制造石器技术的进步,先民能够根据不同用途而制造

一、针灸史与针灸文献

